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躋春台 過人瘋

姻緣前世修定，美惡命裡生成。一朝退棄結冤深，難免一家失性。順慶府離城二十里，有一李文錦，家屋富足。父名高升，母何氏，生他兄弟三人。文錦行二，人稱李二先生，聰明俊秀，十四歲即能完篇，屢列前茅，眾咸以大器目之。幼聘胡天祥女蘭英為妻，幼時秀美，十歲出痘兇險，竟將顏容改變，面麻身矮，兩眼紅爛；卻又知書識禮，孝順父母，尊敬哥嫂，一家憐惜。

時當正月初四，哥哥送嫂歸寧，他的大伯命家人請二老陪客。天祥夫妻命蘭英守屋，收拾而去。不多時，犬吠甚急，蘭英抬頭一望，見一書生到家，數犬圍住，十分險迫。蘭英認得是他丈夫李文錦，斯時家下無人，又恐被狗咬著，只得蒙羞拿根竹竿將狗趕開，接進屋來。把神叩了，就請岳父母拜年。蘭英答曰：「未在家中。」安位請坐，奉茶遞菸。文錦問蘭英曰：「大嫂貴姓，岳父、岳母那裡去了？」蘭英滿面通紅，答道：「爹媽到大伯家去了。」文錦才知是他妻子，見其醜陋，氣得臉青面黑，勃然大怒，大踏幾步，往外便走。蘭英曰：「已經命人去喊，爹媽不久即歸。」文錦不答，喊轎夫打轎，怒氣沖沖而去。

天祥夫婦午後回家，何氏見女黑臉嘴，問曰：「我兒為著何事面帶憂容？」蘭英不答。何氏再三問之，乃怒氣勃勃說道：

見了媽不由兒咽喉氣啞，想起了今天事實在肉麻。

你二老走人戶也不想下，丟女兒在屋裡受盡鯁口！

「為啥子事受了？你要講，為娘才曉得。」

媽出門不多時客來家下，

「是那一個客，你去接莫得咧？」

年輕輕一小伙來者是他。

「噫，莫不是王老表麼？」

不是得王老表他的大駕，

「我明白了，總是乾兒子胡四娃？」

並非是胡四娃來拜乾媽。

「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，又是那個？」

告誦你那個人你講是啥？「你講，為娘才曉得咧。」

聽倒在跟你講是他是他！

「他是那一個？」

不曉得懶愛講盡倒問啥！

「兒呀，你不說明，為娘如何知道？」

你女婿來拜年走到寒家。

「哎呀，這才是咧！家中無人，那個去接他？」

進門來狗又多圍在地壩，兒無奈才出去並根扒扒。

「幸喜你去得快咧，倘若狗咬到他，那才莫祥咧！」

吆開狗進了屋拜神坐下，

「你又怎麼應酬他咧？」

戳個火拿皮菸倒杯香茶。

「他講啥子莫有咧？」

他開言問大嫂你家姓啥？

「姪女娃子那們□起大嫂來了？這才失格。」

岳父母今日裡去到那家？問得兒臉通紅還不起價，

低著頭老著臉半晌方响方答。

「你又那們答應他？」

大伯伯請爹媽陪客去耍，說罷了羞得兒肉跳身麻。

他把兒看兩眼就把臉誦，起身來往外走話也不答。

「你怎麼又不留他咧？」

兒忙說已命人到伯家下，二爹媽不多時便要回家。

「他轉來未有咧？」

那個人氣衝衝性子才大，活像那城隍廟泥塑夜叉！

「這才是咧，把他就簡慢狠了點。」

大踏步出龍門狗都害怕，

「走，走他娘的二十三咧！」

兒恐怕起疑心要講咧哪。

「兒只管放心，他若說啥子，有為娘作主！」

但不知這回是陰卦陽卦，倘若有差錯我只怪媽！

再說文錦憂氣回家，話也不講，走到書房睡著。他母問轎夫為著何事，轎夫都說不知；遂到書房，問文錦曰：「我兒然何回來得這們早？吃了晌午（飯）莫有？」答：「未吃！」母曰：「他們女婿來了，都不留吃晌午（飯），就做得那們畜麼？」答：「肚中吃飽了！」母曰：「吃了些啥子？」答：「吃了一肚子的氣！」母曰：「為著何事？快告與為娘得知，娘好去辦飯。」文錦起身說道：

尊一聲兒的媽休提晌午，骯髒氣受飽了勝過酒肉。

「那個得罪了你？」

難為你老人家合個媳婦，蒙著頭全不訪實在馬糊。

「那些聶了？」

塵世上有許多美貌婦女，偏要說胡蘭英那個丑奴！

「呀，你聽他名字如蘭草花樣，香得鑽心，那們又聶咧？」

論名字他果然取得有趣，我今日一見了才是怪物！

「那些不好看咧？」

一臉的大麻子堆了又砌，兩隻眼蘿蔔花紅線盤珠。

鼻子歪嘴皮翹門牙外露，那眉毛兩邊斜又大又粗。

小金蓮前朝天後頭鑽土，論頭髮似沉香一尺有餘。
最恨那不明理岳父岳母，一家人去吃酒留他看屋。
看見了親丈夫羞恥不顧，散了菸又倒茶跑進跑出。

「那才爽快得好咧！」

你看兒貌堂堂詩書滿（腹），配妻子理當要美貌姑蘇。

胡蘭英似丑鬼心中畏懼，怎與兒美郎君拜完花燭！

「這是幼年聘定的，如今又怎麼做咧？」

若要兒與丑鬼結成夫婦，兒情願學和尚看經念佛！

「這們說來又怎麼開交？」

退紅庚任憑他另放人戶，如不然進庵堂去學尼姑！

高升夫婦再三苦勸，文錦執意不從，想勉強娶來，又恐後來不和，只得請媒到胡家退庚。此時蘭英在外婆家要去了，天祥對媒說道：「兩家幼年開親，心甘意願。我女雖是醜陋，乃出痘把像變壞了的，誰又願得？今日無故退親，那就不允！」媒曰：「常言『捆綁不成夫妻』。他既不願，勉強嫁去，難免夫婦反目。不如聽我相勸，允其退婚，另放高門。只要命好，自然要落好處的。」天祥思之有理，接了紅庚，托人另放。

天祥有個表兄，姓王，接媳數月而死，素知蘭英賢淑，請媒說合。天祥應允，即接蘭英回家，辦物打發。蘭英聽知，急得五臟火冒，七竅煙生，問爹媽曰：「李家為甚把婚退了？」父曰：「嫌兒醜陋，做不得秀才娘子。」蘭英曰：「豈容他退罷！」答：「不容他退，難道還耐著他要嗎？」蘭英曰：「爹媽明日請兩乘轎子，陪兒去到他家宗祠，請他族中的知事長者與他面理。他族中也有姑娘姊妹，也要許人，他若說得我過，方准他退。」天祥罵曰：「好不要臉！閨閣處女與人面理，莫把先人羞了。為父又把兒許與王家了，還講啥子！」蘭英曰：「女子以名節為重，既已結親，又嫁他人，這樣敗名喪節之事，你兒斷然不為！」天祥曰：「又未過門，如何是敗名喪節咧？」蘭英曰：「大丈夫一諾千金，生死不移！遠近誰不知兒已許李家？今嫁他人，是二夫也，你兒縱死不敢從命！」天祥曰：「他退了婚，你不另嫁，教為父養你一世罷。」蘭英曰：「他雖負兒，兒不負他。」天祥請人勸解，蘭英不聽，說道：「生是李家人，死為李家鬼，情願出家修行，再不另嫁失節。」天祥大怒曰：「女子立家從父，父已許諾，豈由他不嫁嗎！」遂約王家下聘。

蘭英朝夕啼哭，到王家送期之日，蘭英進房坐定，想起自家命苦，不能從一而終，「若不嫁人，違了父命；若是嫁人，失了貞節。事在兩難，不如一死罷休！」只得望著燈光，把苦情哭訴一場：

未開言肝腸斷，珠淚滾滾濕衣衫。

只說是夫倡婦隨長相伴，誰料得含冤負屈不團圓。

又道是婦女名節不可玷，我豈肯面顏活世間？

恨只恨親恩未曾報半點，就落得一命喪黃泉。

一更裡月銜山，想奴薄命好慘然。

生來容貌本嬌豔，十歲犯了痘麻關。

渾身皮肉稀糟爛，希乎把命送陰間。

痘好面麻顏色變，齒露唇歪發悵悵。

呀，天呀天！

我前生作何罪犯，為甚麼改變花顏？

二更裡月斜懸，想起前事淚潸然。

只因我爹媽出門飲酒宴，忽然李郎來拜年。

狗兒圍住打不散，奴只得含羞接進大門前。

李郎看怒抽身轉，不久日即來退姻緣。

呀，冤呀冤！

歎人情如此薄短，竟不能同偕百年。

三更裡月中天，想起爹爹痛心肝。

縱然他把婚姻來退轉，也當念父女恩情萬萬千。

每日舍兒兩碗閒茶飯，度活殘生守貞豎。

若不然送兒且到尼姑院，削髮全貞去參禪。

為甚的另放高門結姻眷，一匹良馬配雙鞍？

呀，爹呀爹！

何苦要忍心害理，使女兒月缺花殘！

四更裡月半山，想起我娘淚不乾。

自幼諄諄把兒來勸勉，教女兒總要爭氣免人談。

生怕兒失了你體面，只望兒行坐俱要在人前。

為甚今日不把前言念，與爹爹做事合一般？

兒若從父依媽勸，定要敗名羞祖先。

呀，媽呀媽！

另改嫁兒實不願，要相會夢裡團圓。

五更裡月色殘，想起李郎痛心肝。

你也曾讀書到萬卷，難道說這個道理想不穿？

昔年諸葛孔明扶後漢，黃承彥醜女結良緣。

孟光力大丑難看，梁鴻配合甚喜歡。

為妻雖然不體面，也念你爹媽昔日把親聯。

為甚總要使奸險，活逼妻到鬼門關？

呀，夫呀夫！

你把這堅貞烈女，竟當作野鶴山鸞。

苦情說了千千萬，舌敝唇焦油亦乾。

拜罷爹娘恩，辭別鏡台前。

生是李家人，名分本相安。

死是李家鬼，竊敢壹香煙。

手拿著七尺紅綾，了卻我今生纏綿。

看明朝，江上峰青萬古傳。

蘭英哭了一夜，見東方發白，遂自縊而亡。至早飯後，何氏去喊女兒吃飯，方知已死，即命人將屍解下，痛哭一場。誦了三日經，從厚安葬。命媒與王家說信，退了禮物，夫婦悔恨不已，只有朝夕歎氣而已。

再說李文錦把庚退了，四處探親。聞得姜家一女，小名香蓮，美名久播，因擇婿太過，十八歲猶未字人。文錦請媒去說，姜老夫婦知文錦家富才高，歡喜出庚。

次年，擇期出閣，新人進門，果然美貌。把堂周了，正在拜客，新人在懷內取出半封冰橘糕，遞與文錦曰：「人言拜堂要吃糖才好，你快吃些。」眾客大笑，新人曰：「你們這些龜兒子混食蟲，好莫見識！未吃糖都未見過？」文錦羞得滿面通紅，那裡肯接？新人將糕解開，分一坨來喂，文錦羞急，拿糕就丟。新人曰：「我好意拿糖你吃，還要冒火使氣，你這宗無情無義的人，姑娘不孝敬你幾下，還說姑娘是個蠢貨！」就與文錦幾個耳巴。上賓罵曰：「你這個妹崽，今天癲了麼？」急忙去挪，新人把文錦扯住，致死不放。眾人挪解不脫，直把文錦一身撕得稀爛，方才放手。從此亂講亂唱，一個美貌佳人，變成失性癲子。賓客散後，尋著丈夫吵鬧，天天陪著，不離左右；喊啥做啥他就喜歡，倘應聲稍慢，提拳便打。那知人雖單小，氣力極大，提文錦猶如小兒一般。文錦憂得血奔心肝，氣滿肺腑。若是出外躲避一時，新人尋喊不應，便將器具、鍋碗，打得粉碎，弄得文錦晝夜不安。請醫調治，醫說診脈好似無病，定是遇著邪魔。文錦遍請巫覡，破錢調治，凡畫符封禁，打保福釘鉅子，背茅人燒犁火，樣樣做盡，越做越凶。

文錦的哥嫂見用錢太多，心中不愛，說道：「人得瘋病是痰迷心竅，莫張耳他，自然會好。就請巫醫天天守著他也是無益的，何必枉費銀錢！」那知他夫婦說著，眼睛一花，也癲起來了。於是尋些衣服首飾，收拾得蘇蘇氣氣，兩夫婦搖搖擺擺，時而歌唱，時而哭笑。一天酒肉不離，他就歡喜，倘若一頓莫得酒肉，他就尋人吵鬧。他兄弟老麼說道：「那是假裝瘋魔的，分明是餓癆病，想穿好衣服、吃好飲食，這樣病我都願得。」正說間，背上好像有人打一下，不覺心慌肉麻，也癲起來了。這一家人才好看，弄出四個癲子來了。一時歡喜，遇著有講有笑，十分親熱；一時發氣，遇著吵鬧打架，十分兇惡。

高升夫婦憂得神昏力倦，方法用盡，全無效驗。忽聽城東有一蕭端公，手段高強，人稱「捉鬼匠」，與人治病從未險手。高升用轎抬來，又辦白雞、白犬、白鴨、白鵝等物，把案子擺起。蕭端公打個花臉，披頭散髮，手提師刀，將牛角一吹，令牌幾打，說道：「天靈靈，地靈靈，弟子茅山領命下凡塵，奉命世間來捉鬼，捉盡魑魅魍魎鬼怪身！」正說間，不妨香蓮上前背上一掌，端公駭得魂飛魄散。姜氏問道：「你在做甚麼？」端公忙打令牌。姜氏指著罵道：

雜種娃娃膽好大，敢在這裡打令牌？

你在那個床底下把卦戒，教你的把戲只好哄嬰孩。

端公搞忙了，急急咒語。

端公搞忙了，急急咒語。

還要與你師婆把法賽，雜種兒子今夜要裝災。

快些回家吃奶奶，免得羞你祖先台。

端公莫法，放手打令牌。

何不與師婆當個孫崽崽，師婆教你些兒乖。

免得二回去戳拐，弄點錢免得拿與婆娘挨。

端公莫法，口內只是念咒，手中連忙挽訣。

雜種兒子你還要做醜態，真是狗娘娘把你屙出來！

不信今天要出怪，那是甚麼東西打起來？

外面幾個癲子用石子打進去。

師刀令牌丟門外，牛角案子用火煨。

週身與你一頓快，要你雜種一世都背煤。

說畢，拉著端公一陣拳頭，打得端公聲聲喊道：「救命！」高升忙。命工人把癲子拉開，掀進門去。

端公忙把器物收拾，未到天明而去。走至半路，忽然癲狂起來，逢坎跳坎，逢溝跳溝，一身泥裹水浸。回家越癲越凶，尋人打架吵鬧，家人用鏈拴住。無錢調治，妻子不顧，飲食欠缺。數月拖死。

各位，這蕭端公因他巧言惑眾，沽買虛譽，癡男蠢婦信以為真，請他治病，他就乘災哄騙，因難索財，看人婦女，談人閨閫，奸盜邪淫無所不為。今日惡貫滿盈，上天譴責，遭了報應，該當在此命盡，才遇著李家這個坑坎，並非是染著癲子死了的。

再說李家，自端公去後，人人都說癲子過人，巫醫不敢上門。文錦磨得面黃肌瘦，從前白面書生，今成焦黃村老。中夜自思，始悔前此不該退婚，若娶得胡女。何能遭此橫禍，累及一家？

不題文錦悔恨，且說當時正值末世，劫運將臨。文武夫子、三教聖人在玉帝殿前求情寬緩，願到各處現身顯化，拯救人心，挽回世道。順慶一帶，乃是謝壽門在教化宣講，建醮設壇，解冤治病，陰陽兩利。高升聽得，親自去請，要他設醮解冤。那些幫壇生聞得癲子過人，俱怕去得。壽門曰：「我們代天宣化，辦善勸人，逢冤則解，遇難則救。豈有癲子過人之理？」遂一口承認，搬了幾個有德的講生，到李家設壇誦經，門外宣講善惡果報。這幾個癡子喜聽聖諭，每日聽著不走，都是規規矩矩的，再不發瘋。壽門逐日考問，始知是胡蘭英全節自縊，死不甘心，在閻君殿前喊冤告狀，閻君准他報仇，領了牌票來至李家擾害。端公那些法術，怎麼奈得他何？壽門告知文錦，勸他多作善事，將功贖罪。文錦前已悔恨，今聽壽門之言，真心痛悔，與父商量立功，資四百串終身宣講。撤壇之日，在門外利幽，壽門指名勸講，把一切冤枉剖析詳明，層層道理，比譬醒確；又做一道祝文，高聲念道：

今夜晚坐聖台虔誠宣講，眾冤魂在此處細聽端詳。

講聖諭無非是勸把善向，陰與陽是一理為善則昌。

十六條解仇忿個個宣講，重身命方不負堂上爹娘。

忿仇解兩下裡都無怨恨，有身命事父母才得久長。

雖然是他前生將你沒喪，這是他耍橫豪壞了天良。

去報仇縱然是你的正項，也當念父與母雙雙在堂。

你今生就把他害得不像，他來世定害你更加慘傷。

你報來他報去冤成海樣，你今生他來世越結越長。

李文錦他原是一時錯想，他不該悔姻親拆散鴛鴦。

他只說叫你去另配儷伉，並非是苦逼你命喪黃梁。

你自己不思量去掛頸項，就把他一家人盡弄癲狂。

他心血不得乾尋你還帳，你去在吼西國也難躲藏。

他與你誦經典懺悔孽障，捐資財出功果解釋罪殃。

他能夠做善事加鞭勇往，老天爺定保他轉禍為祥。

那時節要報仇上聖阻檔。你想要跟他和才莫人張。

天平稱他□起二十四兩，我看你那時節有祥莫祥。

趁此時得放手且把手放，又何必把仇恨緊記心旁？
倒不如做一個寬宏大量，把仇忿付之在大海汪洋。
將他們一家人盡行釋放，他感你大恩德沒世不忘。
今生等設醮壇誠心禱禳，焚疏文上玉表諷誦經章。
蒙神聖課示你生死冤枉，你才是當今的節烈女郎。
講到此時，姜氏口倚於聖諭台旁坐下，大聲曰：「你們在此講些啥子？要講就講清楚點！」

常言道是大人必有大量，難道說白白的去把仇忘？
他把你供中堂門外左旁，姜氏女他為妹你做大娘。
逢年節與朔望雞酒敬上，生頭男撫與你接起煙香。
「使得，使得，要上家龕，我才依他。」

你本是閨閣女未把門上，那有個未成親就上家堂？
二公婆來敬神怎能受享，在門外早與晚你妹裝香。
你保佑他夫婦麟兒早降，你有子方可以上得家堂。
既講和切不可又生妄想，誰翻悔天必降誰的災殃。
一事清百事清事事妥當，陰也安陽也安個個沾光。

念畢，見姜氏坐在椅上，昏迷如酒醉一般。扶歸寢室，焚化金銀戒牒，又寫胡氏牌位，安於門外左邊，開光點像，備辦三牲，祭奠安位，從此姜氏與哥嫂兄弟盡皆清醒無事。

且說這鬼在李家極其靈驗，凡有災殃即來托夢，問卦即指，懇免即消，一家敬服如神明焉。這文錦勇力為善，出門宣講，將身作勸，十分真心。

再說他妻姜氏，娘家富豪，父母愛惜過分，養成一個潑性，不敬翁姑，不順丈夫，不和妯娌，一味懶惰好睡。有不是處，翁姑說一句，他要還十句，一家人盡都讓他。數年無有生育，是年忽然身孕，李母得病喊她熬藥，再三喊之不應。文錦罵了幾句，姜氏忿氣，用陽溝水滲藥。李母吃了十分嘔吐，她的病是中隔，一吐竟自好了。那知姜氏背了罪過，上天惱怒，臨盆兇險，小兒三日不下，一命歸陰。文錦通知姜家超薦安埋，又托人講親，東西皆不成就。

時本縣汛官姓梁，名經邦，生女翠娥，都還清秀伶俐。小時愛惜太過，飲食隨其所欲，因吃麻雀肉有味，天天都要。後聞麻雀是人用毒藥死的，若是見雀落地，即忙剖去其腸，免致傷人。經邦遂叫毒雀人到衙，命他四處毒，以供女口。毒雀人住衙兩年，一日睡山野被毒蛇咬死。

各位，世間傷生之事，惟毒雀罪大。梁經邦是為官的人，就該禁止才是，為甚為女口腹，助桀為虐？造下罪過，所以無兒。其女越長越瘦，十八歲便成乾經癆，醫藥不癒而死。死了兩日，屍不僵硬，忽胸膛轉熱，竟自活了。梁經邦夫婦喜之不盡，問道：

「兒呀，你也活了？希乎把娘都氣死了！」翠娥歎氣一聲，轉側四望，開言說道：

這一陣心中煩悶，睜開眼不識一人。

「兒呀，我是你的爹媽，怎麼就認不得了？」

今日裡冥王有命，他叫我借屍還魂。

「□，閻王叫你還魂的哦？」

有小鬼前面帶徑，行至在一院朱門。

見女娘堂前睡定，鬼將我魂撲他身。

昏迷間渾身似捆，想動作手足難伸。

但不知是何弊病，好教我心中覺驚。

「翠娥兒呀，你不必怕，想我才活轉來，手足是不柔軟的。」

又則見二老盤問，喊嬌兒說是雙親。

問二老高名貴姓，翠娥女是你何人？

「你是啥子來頭，連自己的娘老子都不曉得了？」

在陰司到處游盡，並未見你這樣人。

「你前天才死，今天又活，陰司如何就走盡了？你好心記著看。」

是是是奴知情景，難道說我已還魂？

「兒呀，你活轉來了，這是陽世，不是陰司！」

尊二老聽奴告稟，奴名叫胡氏蘭英。

「哦，你叫胡氏蘭英，借我兒屍身還魂？你為甚死了又活，是個啥子來頭咧？」

在生前許與李姓，李文錦是我夫君。

見奴丑心中怨恨，因此上退了紅庚。

奴不允爹媽阻定，憂不過自縊歸陰。

見閻君哀哀告懇，許我去找尋仇人。

李文錦前生端正，作善事積德累仁。

到今生福壽注定，二十四洋水香生。

三十歲聯科會進，做知縣身管萬民。

他退婚損了德行，削福祿潦倒終身。

奴到家去報仇恨，播弄他癲了四人。

遇聖教解仇息忿，權且在他家棲身。

李文錦從茲猛省，做善事加鞭力行。

造功德把罪贖盡，老天爺復賜采芹。

又念奴全節自盡，在陽世敬長孝親。

與李生姻緣有分，遂命奴借屍還魂。

與李家結為秦晉，作夫婦了卻前因。

「不知我女翠娥為何短命，如今又到那裡去了？」

因你女多傷性命，為口腹毒害飛禽。

造罪多上天惱恨，折壽算拿入幽冥。

受慘刑十年孽盡，方發放陽世投生。

「我夫婦從前不知，誤造罪孽，竟把我兒害了，如今追悔已無及矣！」

上前來雙膝跪定，拜過了二世雙親。

將你兒許與李姓，願爹媽福壽駢臻。

此女疾病，從此不藥而愈。

經邦訪問李家之事，果然是真。蘭英思念前生父母，經邦把天祥夫婦接來，問及往事，半點不差。二老歡喜，與經邦商量，使人去李家，以還魂之事告之，順便求親。文錦口口稱奇，即到衙中叩拜兩家岳父母，當面應允。看期迎娶，夫妻和睦，如影形焉。蘭英勸夫讀書行善，時刻孝敬翁姑，和睦妯娌，經理家事，井井有條。文錦三十餘歲入學，兩下鄉試不中，遂不思進取，竭力宣講。後來蘭英生四子二女，家亦順遂，富甲一鄉。